

山

書

山書第十七卷

諭飭巡按

崇禎十六年正月諭都察院朝廷差御史巡按尋察吏  
安民除奸清暴屢旨嚴飭概不遵依如關防失嚴舉劾  
失當供應侈靡罰贖濫橫弊難枚舉巡按身先不正何  
以振揚法紀都察院職司激揚未見特糾何人朕今專  
責巡按痛革沿習力行察吏安民之事舉薦必廉卓循  
良恭勅必大貪巨蠹果肯實心奉行自然有造地方若

但修飾虛文勉循套件託名巡按徒滋騷擾于朝廷設  
官之義何居朕特欲于考核成例之外加行大賞大罰  
以示勸懲

### 科道陞轉

正月諭吏部用人全在儲才邇來唯以京堂為優若陞  
監司使曰為轉豈敢庶幾鼓舞之意今後科道官除資深  
勞著特陞京堂外其餘酌量才品升授監司不使仍設  
年例正閏等項名色如果弊望著隆治行起革方與入

陞御史或徑陞巡撫朝廷務求練達整飭封疆即在內  
清卿亟需老成幹辦必內外互轉方可折蹠競獲實才

### 都尉就學

正月駙馬都尉鞏永固既言駙馬就學成弘以前赴監  
考驗嘉隆以後在家習教然先年教習尚皆三年六年  
考滿近則終歲屢遷或逾年不補矣與其設員無定徒  
適偃仰之私孰若相觀有成追隨從公之適橋門環聽  
階振鷲之有容覆圓序宥赴駙廢之合節光朝駙馬若

梅殷存堅趙鼎宋英并添焦敬石璟或著郎封疆或宣  
猷樞府豈非嚮學之效臣又安敢自棄于聖明之世哉  
既上帝褒嘉之

蠲租息民

二月諭朕以涼德撫臨萬邦念甚切于愛民而澤無由  
以下究總因年來軍興繁費加派頭仍賦愈重而民愈  
窮出既多而入亦倍痼瘼日甚展轉堪哀茲者將頒赦  
宥之仁大布蠲微之令其自崇禎十二年以前一應存

留起解本折錢糧盡行蠲免嘉與百姓休息不許有司  
重徵涸派其有司凡十二年以前舊欠恭罰者俱准開  
復令其盡心撫字一意收民所有應蠲款項開列于後  
步今治平無異術首須本國邦寧億兆有同心全在上  
仁下義因兵派餉原係取民以衛民蠲藉徵新豈曰得  
已而不已佇頌廓清大定之日即為徵輸盡緩之期庶  
幾四海為家永賴一人之慶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正增楚撫

三月給事中龔鼎孳疏言頃者中樞因以逆寇窺荆條  
上江防事宜因有增設武昌巡撫之議中間更置新舊  
劉隸郡邑端緒頗多意未不善而臣就大勢窺之竊獨  
有以明其不然者往臣曾待罪楚吏矣楚罹寇禍十有  
餘年撫是土者凡數易解紕纒楚項背相屬疆事之清  
決自如也蓋非巡撫鮮少之為忠而人不稱其官之患  
即稱矣又勿克竟其用盧象昇方孔炤袁繼成輩豈不  
表表稱美望而或以移或以譴相率去楚楚乃益不支

比數年中民日益貧兵日益騷地日益破裂江黃千里  
鞠為蕭蓬蔓窩虎巢出沒左右不聞鳴笳注弩發策以  
扼其突騎者頃上游再躡瓠水乘高夏口揚波又驚竭  
負蓋不獨江北之七郡盡而江以南亦岌岌焉如懸絲  
之掛千鈞無先理矣再一二年賊不滅勢且無民三戶  
其為甌脫乎而今日議增官明日議增兵似欲速民之  
為賊而力驅之者臣是以嘆中樞之計左也請為陛下  
言其不可者增官則必增兵增兵則必增餉下至材官



中軍胥吏與臺之屬事事殺費且無筭新撫郭景昌  
受命伊始已不免于大聲之呼今又欲募至萬人餉從  
何出刀俎道子得死為歡其誰忍開加派之口舍是又  
無從得食恐剝剔之害究歸于民一不可也楚已有兩  
按三撫十五郡之間牙斧相望藩臬諸司既已疲于奔  
命今再增一撫則是下之承命者常一而上之布號者  
常六也文書填委耳目眩瞶必且殫營竭智相為周旋  
縫飾滄深本業盡喪多指既憂乎亂視一柄何肯乎兩

操二不可也江北兵連禍結民力已匱一切轉輸供億  
恃有江南今既各長其人各私其土此疆爾界呼應乖  
睽雖魯柝可以開邾而楚波安能及晉王客公私之費  
何策支吾兵火殘區有同坐困三不可也邵陽一郡據  
豫秦楚蜀之衝地處萬山俗稱穠瘠往流民叢居餘風  
未殄伏莽之憂需時而動矧教絕冠殺奸人生心輯暴  
綏良設何容易今謂此一撫無關輕重輒有動移脫復  
變起倉卒誰執其咎且關曹見陷襄死校窺漢興寧谷

四省襟喉等語一擲四不可也一撫一鎮法令相維各  
省皆然體制應爾惟楚地一鎮三撫既已多寡偏畸今  
又益而四之是秉鉞重臣僅與監司相參錯而專閫之  
帥作好中軍初既無所秉承後且規為玩卸人情多則  
不貴少乃致精豈可令開府中丞三倍于兜鍪之數既  
虧大體亦悖事宜五不可也夫屈兵秣馬惟賦是求者  
督撫之事也批險固圉畫畔而理者道府有司之事也  
若該撫會戰言守會統轄而言分防守土各官更效何

職况按鎮悉駐鄧土荆鄂並有道臣守容護各辭難不  
關緩急其不必增者一體事之壞由于多官暮改朝更  
訖無成畫即以三協論備止一總兵而辦今增大帥六  
副帥十有六而反不辦蓋百里數官紛紜委沓養癰稟  
舍斯弊甚明何可再取僚員致乖實效及今不草恐百  
兵置一帥數邑置一撫而尤不足也其不必增者二至  
若巡撫繫一方安危中樞繫天下安危揆策當計久長  
論事須觀大局目下宜急易秦撫俾辦秦賊而檄孫傳

庭一意出關以掃襄郢之寇必擇沅撫仍舊駐荆而檄  
楚郎二撫首尾夾擊以成驅勦之功發言盈庭要歸謀  
斷此臣所由效忠告于樞臣也撫臣為一邦司命三楚  
尤禍亂頻仍謂宜盡矯前非力圖新績擇有司以救凋  
殘酌蠲貸以甦民命毋縱驕兵以助盜賊毋受百姓以  
奉蒙強練水陸之軍實俾一以當千消者會之隱憂俾  
鳩毋目一變已足何利繁多此臣所由效忠告于三  
撫也伏乞陛下下職章使諸臣博議萬一可採酌賜傳

罷楚事其有瘳乎

養民致賢

三月原任湖廣巡撫僉都御史方孔炤疏言臣恭承聖  
問謹以臆對內外勢分南北而制勝之道則一皇上勵  
精圖治在事諸臣無不奮力勉強然尚未能覓君父憂  
者時地有難易功序有先後也年來焦勞惟兵與餉臣  
以為第從兵餉經營而不從原本立大規模亦費時日  
亦費貲財乃其源何在在于養民致賢而已漢蕭何對

高帝曰養民以致賢人則天下可圖因不五年而成帝  
業今者欲收中興之功須倣開創之意竊觀我太祖開  
創于南初不交征于西北成祖開創于北曾不假借于  
東南各就其土人民拓基垂統四海既一旦猶不盡括  
天下之財每預行蠲租富庶在下教訓脩至樂利久長  
至于今日國勢人心大不同者大寇業殺人無厭而貪  
官行吏復吸之梟兵惡將復害之水旱疾疫復殃之所  
餘我何幸遇皇上天德好生每下詔安民江湖黎老讀

而感泣此以生道四赦運天下將下覆滅有期矣乃愚  
臣鄙見所謂養民致賢者二焉請得竟其說方今已被  
兵燹之地有城郭盡墮者有四境盡殘僅留空郭為兵  
馬營場者然土著之民戀土難舍每傍山依水結寨相  
圍如不亟求聯絡胥化為盜亟宜選廉幹武略之吏多  
方招徠因其勢而利導之勸其寨主廣立墾屯比練禦  
寇使中州江北楚齊畿內等處今日極殘敵之區即轉  
為他日雄固之域民自為兵民自為餉可以不煩朝廷



廢置但其施為次第自與承平法度不同窮則變變則  
通宜聽該地方大吏委以事權數年之間自能復盛矣  
其未被兵燹之地人情泄泄尚急催科下怨衆携恐蘊  
星火宜巡飭舊章察課守令刑清訟簡收拾典情剗擊  
豪強毋令膏盜祇取正供以急國用悉除煩苛民自樂  
輸盜賊不起即如睢寧知縣馬岐鳳勸民為兵結束三  
千獨抵巨敵復能移救邳州漕臣史可法拔而用之盡  
如此舉是以不以兵餉煩帶計也皇上體念遺黎蓋蠲

十二三四年逋稅又于中州將蠲三年恩波浩蕩然賢  
有司必能宣化不肖者暗有徵收各處錢糧未清務宜  
稽覈徹底使部屋之下皆沾實惠此養民之大略也暗  
者以佐壽帷帳為工疏附禦侮次之然內外相助勞佚  
互恤和衷協恭取長棄短獎直懲諛勿分畛域乃克有  
濟今侍從清班之臣競圖職業尚有暇時惟封疆外吏  
奔走風塵倍加勞瘁責任既重經費匱乏或心有餘而  
力不足或志可奮而機未至尋常文法動易牽拘所為

極難方今叛將點臣不遵節制悍無忌憚者由賢材不  
立則朝廷不尊而威令不行此在兵工多方鼓勵以必  
得豪傑之效則養噴之大略也至于各路兵餉雖有時  
缺然不無侵冒誠得實心任事姑就見在之餉簡練見  
在之兵如謂餉車兵羸或一人并二人之糧改弱為強  
選鋒在前常兵居後多而不精終歸逃散何如精而不  
多結束部伍為救敵之急策也凡臣愚見庶幾萬難措  
處之中先立規模節次條緒而為之必有實效我皇上

撥亂及治之道是在今日矣

閩臣督師平寇

三月諭內閣輔臣朕以內外交訌昕夕靡寧近報楚寇披猖益逞兇毒朕心不勝痛憤義當天討親征次輔吳玘忠略壯猷沈雄歷練其能仰體朕意靖亂安民茲特命以原官兼兵部尚書督師平寇總率調度各督撫協力奏功特賜尚方劍一口以重事權加賜斗牛服一襲銀一百兩大紅紵絲四表裡監馬五十匹用示眷禮外

再賞功銀五萬兩銀牌大小一千面銀花一千枝銀盃  
大小五百個各色蟒衣一百疋各色斗牛飛魚冒背一  
百疋各色雲紵二百疋各色絹五百疋以充軍前犒賞  
之用一應兵餉用人併勅印旗牌勘合等項卿等傳與  
各衙門速行計議給發特諭

至五月諭吏兵二部輔臣吳桂奉命督師自當呈馳受  
事乃三月來討將選兵遲回慎重西北東南預行規使  
似于朕特遣之意不協未出都門意義久周若在行間

制勝可知。雖選宜在閣佐理，不必督師。其議用兵將著如數。星赴軍前聽奏，督統率調度，銜隨詣。回籍後，連至京議成。

### 招撫土寨

四月，詔朕奉天子民以除暴安民為急務。近自閩賊煽亂，肆逞凶殘，致我窮黎久罹水火。每一念至，傷憤良深。已有旨，盡免河南五府田租三年，惟慮他僑之餘，聲援遙隔，朝廷德意未及。周知，又開割授土寨人等，結衆抗

賊保守地方屢報校招均能用命或原係衿弁或已署  
名銜義勇如雲尚未盡悉雖間有迹似弄兵原非得已  
而實則義存保國不乏同心為此特頒詔書遣官前去  
宣諭赦罪錄功務要大伸討賊之忠共矢同仇之氣但  
能擒斬偽官者即與授官能收捕賊徒者即與給賞能  
破賊恢城獻俘者即行超擢斷不逾時其餘部眾或編  
入鄉勇一體團操或分墾荒田量給牛種或便宜安插  
或護返家鄉不許所在官司衙胥兵役生端牽擾違者

即行拿究治罪該撫按仍大張榜示多方獎勵不時奏  
聞其江北湖廣諸處悉照此例通行昨據河南巡按官  
又稱鄧州守備許承業驅逐偽官尤宜先叙着兵部即  
與實授以昭朕鼓勵圖功之至意爾等皆吾赤子具有  
同譽尚早奮于功名庶共遊于榮利布告遐邇咸使聞  
知

諸罷詔獄廷杖

四月給事中龔鼎孳疏言臣諫官也職在補闕則不可



無言義當責難則不敢危言惟念生平服習者唐虞之  
書今日親見者堯舜之主舍所學而為齊霍之獻臣實  
不能請仍以其學實言之聞諸虞廷之命咎繇曰蠻夷  
猾夏寇賊奸宄汝作士乃其大要不過曰惟明克允以  
刑弼教而已若似夫刑之與教至相頂也近者恭誦聖  
諭以天氣交蒸省釋諸獄犯復于中原被兵之地特頒  
赦詔嘉興惟新赤子投懷聞者歡動臣于是舉手加額  
曰大聖人仁覆庶物亦何周至而惻怛也即有虞欽恤

曷以加焉顧小人之納諫可矜而君子之難罹可痛其  
教戒之則君父之義也其生全之則天地之恩也往臣  
過南都士大夫為臣言詞臣黃道周之清操力學夙荷  
主和使其當日死則竟死矣誰復能忍須臾以待聖慈  
之特著者又近言建言二累臣受創亦復類是使其當  
日死則又竟死矣誰復能忍須臾以待大恩之普及者  
故臣謂扑作教刑雖盛世亦所不廢而當建鼓置旌之  
下寧期過慎以卹群情語曰刑不上大夫蓋將以養廉

耻使知自惜也陛下比年来罷告密而入度更生清積  
獄而物無冤滯惟茲詔獄廷杖尚有待乎推慈夫祖宗  
之法累代相沿敢遽云置而不用然原其本指要以待  
大奸巨惡謀逆僭亂之徒非為臣子語言狂慝而設也  
後雖駸駸夫其初意乃典要所在必以俟諸不世出之  
聖人今亦望陛下謹所用之而已昔叔向曰大臣持祿  
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惡之大者唐太宗謂  
魏徵曰人臣欲諫孰懼死亡之禍與赴湯鑊冒白刃亦

何異執政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者乃是極難所以禹  
拜昌言良為此也夫太宗中玄珪所言若此遂以成貞  
觀之治刑陛下淵虛仁聖度越百王者乎乃諸臣蓄縮  
苟且擇便圖安輒自為是頃者士氣日就茅靡人心日  
見頹喪毋論裂麻逆詔事不敢為即伏闕犯顏亦云希  
覩不肖者樂為阿比而墮者并習于斂藏其始或正存  
乎操刑而其後必盡趨于持祿波流莫砥可為深憂易  
俗移風是在陛下誠宜曠然遠覽俾士大夫滌其改心

苟真罪狀難寬不妨付之司敗至于榜笞屈辱實與蠲  
除允若茲則士之庶耻立庶恥立則忠孝生忠孝生則  
知力畢奮純鉤湛盧亦其不折者可使耳善乎臣同官  
陳燕翼之言曰今日之兵必非持戟武士也天下之守  
道守官却金逃佞者即陛下之兵毋念斯語慄焉汗出  
鍊鋼繞菜亦在乎所以養之者矣臣故願陛下之廣斯  
至仁也極乎仁之效刑措可致而貞士守道愚夫慕義  
無復詭隨僥倖之跡世道其底于醇理乎

閩臣視師

四月遣閩臣周延儒視師勅曰卿志猷奮發義氣沉雄  
自請視師不避危險朕甚嘉之特命卿以原官督飭閩  
寧薊密昌宣通津保涿等處軍務一切督撫鎮將主客  
兵馬并京營兵將等官關係援勦事宜悉聽節制便宜  
調度如有逗遛觀望抗違遲悞軍機立行叅等重者徑  
以軍法從事不得寬縱有功者立行陞賞仍着兵科給  
事中方士亮兵部職方司郎中尹氏典隨行監紀功罪

不時馳報其各督撫鎮官塘報哨探俱着飛遞科司二  
官以憑調遣察奏不得緩悞取罪惟卿股肱元輔績茂  
勞深朕方倚賴勤勩不忍暫離左右勉從教誥請代朕親  
行指日功成即星馳入閣佐理以慰朕側席疇望至意  
因卿登時就道即着將文淵閣印携帶應用行有懋賞  
用酬厥勲卿往欽哉

五月補臣廷儒選朝同各補進官廕子賞春有差又諭  
首輔代朕視師勞績著加賜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裡

蟒衣一襲各輔公疏辭恩典咨旨卿等寡勿勞深弘猷  
匡贊酬叙原屬國典至元輔視師制勝尤前此未有俱  
宜祇受不必遜辭

處分有輔

五月諭五府六部科道等官首輔周延儒朕所最信不  
謂亦有蒙蔽事情朕不忍言爾等據實議奏及各輔臣  
公揭陳教諭曰覽先生每揭奏首輔奏疏及府部議本  
朕心惻然不忍有輔功多過寡佐理有年朕不能盡用



其謨猷朕不能體量其志向皆朕之過應免看議處分  
准致仕回籍仍賜路費馳驛以昭朕保全優禮至意特  
諭是年十二月錦衣衛取延儒至京令刑部會議內閣  
公揭申救言違家發下刑部一本係會議罪輔周延儒  
臣等原奉嚴威俯鑒覆轍方負罪愆息悚愧不遑安敢  
昧死代為懇控且以我皇上待臣之隆體臣之至深恩  
異數千古鮮倫為臣子者忍于比匪行私自干法網尚  
敢以國體君恩求寬于日月雷霆之下手惟延儒赴台

之初一切奉揚聖德如蠲租起廢解網肆赦諸大政中外欣傳有太平之兆即我皇上亦有功多過寡之論但其賦性寬疎以致門容宵壬秉機假借納交通賄延儒不能盡知即知亦不能力絕因而寵賂滋彰疵垢多端天鑿炯然罪安所追部院以烟戍議上誠當其辜至視師一出奉命即刻起行似亦慷慨圖報其馳驅通義一帶亦不無微勞可憫倘蒙皇上法外施仁俯從部議則帷蓋之恩同于覆載非臣等所敢冒微也謹擬票進呈

合詞密請諭旨覽卿奏揭朕心惻然但周延儒罪犯重  
大前而諭已明如濫用匪人遺誤封疆比暱奸險營私  
納賄及親履行間回朝而諭應將兵情據實陳奏極力  
諒救庶幾收效桑榆而乃收蔽機械較前愈甚若律以  
祖宗大法當在何條念係首輔姑從輕處勒令自殺已  
有旨了

### 楚省之變

五月賊張獻忠窺犯湖廣先是總兵方國安率兵七千

扼新州獻忠沿江而上破漢陽臨江欲渡武昌大震議  
撤江上兵櫻城而守恭村崔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守  
江不如守漢磨盤煤炭諸洲淺不過馬腹縱之飛渡而  
嬰城坐困非策也眾不從賊果從煤炭洲而渡直逼城  
下文榮禦之賊攻武勝門多殺傷至三十日壬戌楚府  
新募兵為賊內應開門迎賊文榮巷戰死大學士賀逢  
聖守城見賊入歸家衣冠北向再拜以巨舟載其家出  
墩子湖至中流鑿舟全家溺者十二人長史徐學顏與

賊格鬪支解之楚宗多從賊者賊執楚王復與寵之沉  
于西湖楚王宮中積貲百餘萬先開獻忠欲窺者三司  
官誚數萬以贍兵不應楚人益恨王省民被賊殺傷者  
殆盡

六曹官許

五月史部尚書鄭三俊疏言臣讀詩之假樂曰百辟卿  
士媚于天子不懈于位民之攸暨可見帝王之所以定  
眾志而收實用者要于因能以授官綜核名實而群執

事各修其位以事一人即稱綦洽焉國家分設六曹各  
秉厥職兵農禮樂各有司存第人之才品各異苑枯收  
分有斤斤職思其居繩趨于職之內者有泄泄巧嘗其  
捷雖治于職之外者或與援自持併堂官之提擬不靈  
或簞蓋不飭即白簡之糾彈罔忌循資累俸計日待遷  
直至六年之後乃始從而問之堂上已非舊人事跡從  
何稽察僥倖營免脫徑實實多就使察處嚴明黜幽允當  
而至六年中治理行政宣堪肩越又况賢能輩出儘有

充堪大用之人而酌核無憑未必盡起孤冷之色其何以神鼓辨而收用人之効乎臣請今後每季六部各堂上官盡以合屬官各官下確註一二評語并資俸年月開送臣部其應陞轉者註以應優應平應煩應簡字樣而其間品望最孚與放肆有據者不妨另為加詳或徑可列之清冊或取次可膺節鉞或典文衡或授邊計其最下者開一別議處分展于賢愚以辨勸戒以昭各堂上之提掖既靈而臣部之位置有據于以課真才而核

實効未必無小補也第各衙門實應之而臣部不實行  
之不惟未冊置之高閣且或出以示人是我市私而使  
各堂上斂怨也此冊至應發選司密切收藏仍謄一冊  
送之堂上凡遇一應陞轉悉照未冊斟酌或有陞轉不  
符原開及不協公論者聽各堂上執而問之臣亦應窮  
其故于選司若使各堂原註未確臣部另有聞見如註  
考優而其人實劣及越級混序先自顛錯致有後言達  
于聖聽者各堂上官亦不能辭其咎也然惟一准之于



俸則諸弊可減故當轉印轉不得聽其趨避亦不得聽其凌躐或本衙門重大差委其有必不容不留者該堂上先期題明本部仍每季刻一俸冊分送各衙門如轉方面道則取郎中之俸深者挨轉轉郎中員外則取員外主事之俸深者挨轉餘衙門各依此而在外之司道府遞轉者亦各彙列俸冊察照序轉臣部堂上兩旁仍列整長牌將內外各官俸次詳註與眾共見各使稽察惟邊要方面與煩劇者郡間一采望或行間借才坐名

題請不得不少為通變若無故越序亦聽各衙門官而  
執之如此不獨自絕猜謗之隙亦可阻入越畔之思似  
為簡當臣昔在南銓曾以此奏之皇工歲有彙報北部  
每多虛應近日南中官方亦壞似當請乞一併飭行之  
者也奉諭旨近來吏治不修由銓規未肅覽奏簡明畫  
一深于澄叙有裨以後各部堂每季確註屬員資俸年  
月併才品優劣移送吏部以憑酌量推用或別議處分  
其應陞轉的明註優平煩簡字樣不許混徇如開報不

實責在堂官陞轉不公責在銓署不得受人囑託聽人  
避趨事發一體論治餘刊冊監碑及留差坐題等項俱  
依議而京各部通行申飭

修撰入閣

五月以修撰魏藻德為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  
閣辦事先是藻德上書言兵事不報至是特召而獎之  
首輔周延儒在閣語同事曰衙門中正若少人恐上用  
之為樞貳及督撫美語未竟而入閣之命下首輔乃為

之憮然蘇德辭侍郎之銜帝改為侍講學士蘇德又請  
下閣議乃以少詹兼大學士是時內臣力譖有輔延儒  
帝已疑之故未幾有議處之事

### 賜環詞臣

五月吏部尚書鄭三俊疏言吏科左給事中左懋第有  
收遺忠以作言臣之氣既臣有得舊詞臣楊廷麟以黃  
道周一紫葦職提問今道周已蒙赦罪起用則廷麟亦  
可諒其無他矣科臣左懋第疏稱廷麟忠心勁骨學問

節操詞林傑出應照劉同升趙士春等例故還原職察  
本年九月十九日廷麟有自奏請宥一疏奉有楊廷麟  
本當訊問念道周已經赦用前案姑免再究之首則在  
皇上鑒原廷麟固不減于鑒原道周也本官原係翰林  
既編修十一年十一月具有庸人一誤已甚等事一疏  
當事者恣其慙激遂改兵部職方司主事替畫軍前是  
主事其改銜而編修其原職也查雅文章之彥簪筆承  
明慷慨設時遂遭摧折似應仍還之中秘以需大用者

合無將楊廷麟復補翰林院編修但改用以恩出自聖  
明非臣等所敢輕議也上不允

治道本計

五月給事中李清汎言臣聞古今治亂之原往往不問  
天行而下人事皆賢所以有人定勝天之論不以一時  
變忘而易我國治本謀以為人事盡則天行終必應之  
也方今聖明在御宵衣旰食謂宜治平立臻而內外多  
故迅掃高稽果何緣至此臣謂不窮台臺之根則亦難

聖保治之術蓋自罪補薛國觀輩不能以克舜之道事  
君而務拾中解替膏味餘以煩苦天下在聖明本欲易  
姑息為整嚴而諸臣遂盡化激大為苛深其事不止一  
端而所最病者尤惟科與咨扑並行也臣聞周設三征  
緩其二則饒秦餘十夫一尚存剛病往臣為外吏見有  
司所急者惟是京邊遼餉耳自戶部將雜項錢根無一  
不入考成于是私罰日嚴徵斂日迫小民止此脂膏羸  
前縮後何能為國家增毫毛之潤而一時點金無術跋

皆皆立刑與賦俱急則民不得不窮斯盜起矣盜起斯  
用兵矣用兵斯不得不加派矣加派斯愈不得不病民  
矣民益窮盜益起如關相轉亂靡有定實非皇上適年  
以來蠲租省刑事事與天下更始何能上天降康歲殺  
漸登民稍甦息哉乃今廢籍起矣言路開矣嚴衛撤矣  
而或者以寇突荆襄楚涸吳震無乃行仁義而不效乎  
琴瑟不調又當解而更張之而臣不敢以為然也周之  
宣王獵執孔棘侵錫及方至于涇陽是以不得已典六



月之師而究宣王所以能致治者見之鴻雁之詩曰爰  
及矜人哀此鰥寡所為勞未安定窮民如此其勤也漢  
之文帝違外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至烽火通于甘  
泉文帝不得已親勞軍補上然究文帝所以能致治者  
見之史臣所載議賑貸蠲農租除肉刑專務以德化民  
未嘗一日倦也夫仁義志不行且惠行不堅耳安有既  
行且堅而效不臻者臣近過汶上恩縣一帶見所破城  
邑雖比屋丰燼而民心依依猶望闕廷而歌仁風即臣

迺入長安見一時東無涌貴役鮮飛食以視臣前在  
刑垣時朽腹重足入鮮生趣者若別一區宇謂非適年  
深仁涵濡必不能至此伏乞皇上堅持新模一切求賢  
納諫輕猛解網弗以內外變故中疑力行罔怠而更嚴  
教諸輔臣協心明誼勿謂近功不務于休養而以督責  
為不試之術弗謂速效湏期于安據而以根本為增輟  
之圖潔已以選賢經文以緯武下不負所學上不負吾  
君務使邊塞日靖其烽烟積池悉安于牛犢而令誦皇

上中興者謂登三成五駕周宣漢文而上之也猶歎盛  
哉臣聞元氣凋于烏附者必剝以歲月之獲苓而氣乃  
復無非願皇上固結民心不改此行仁義之本計也

用人聽言

五月給事中李朝薦疏言皇上御極以來任人圖治納  
諫聽言自三代而後未嘗有也而遊腹之患日深群力  
群策罔見實效古未有聖明在上股憂若此而不能剝  
平禍亂坐臻上理者臣嘗反覆思之豈當世遂無可用

之用哉夫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言貌取人宣尼猶失惟  
望上求治之心愈急則浮薄喜事之人愈易飾說而釣  
奇惟皇上破格之意愈敏則巧言孔壬之徒愈易乘機  
而闕捷首漢臣周勃張相如號為長者言事呐呐不能  
出口然安劉却敵必屬其人呂蒙之舉陸遜也第曰意  
思深長而張釋之之阻晉夫李沆之惡梅詢曾致堯皆  
惓惓以捷給為戒蓋利口之禍邦家聖有明訓臣子任  
事決無不出於樸誠而能克濟時艱者然樸誠之人多

得之老成練達蓋敷歷既深自臨事不苟速不其論近  
東晉撫中所稱足任者洪承疇盧象昇史可法王永吉  
亦皆祗實心實做何嘗縱橫滿紙動未人知向今此數  
人者與楊嗣昌顏繼祖張若麒等粉飾虛張爭鬪才辯  
必不能遠過由是觀之其在此而不在彼明矣况今日  
口舌相高攻訐滋勝老成日就凋謝典型漸若晨星自  
此以往將恐諸臣精神不用以實圖職業而用以揣摩  
筆端雖望上名對時勤無所逃于電照然既察其才辯

又當察其樸誠若徒以小才喋喋付之事權帝試追悔  
何及所謂用人貴審者此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  
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夫臣子連篇累牘披  
拾浮詞誠易生厭然聖帝明王剋錫以求之者蓋舉一  
事欲知其利又欲知其害用一人欲知其短又欲知其  
長非反覆諮詢曲意審度終無以通達情偽深悉事理  
也昭皇帝嘗以交讜言事過直免其朝參逾月而言者  
不至乃復令朝參如故且降勅以獎勵群臣故言雖無

當終不深罪皇上邇來于言事罪謫諸臣屢詔賜環雖  
越教載猶悵悵聖懷因是群臣無不感激思奮其間即  
有狂瞽過當之語終可以諒其無他即有忤壬敗類之  
徒終未可以概天下要以不求遜志而求逆耳則聽言  
之道斯得近如陳燕翼所論中州一案臣以守汴之勞  
與決河之罪原不相掩在皇上深憫之所以作勞臣之  
氣在言官正言之實以存萬世之公又如熊開元本無  
言責而論列大臣亦可以消後來雷同之漸至于姜珠

置詞舛謬百喙何贖乃懲創之則臣子之罪也明主生  
全之則覆載之德更大况聖明孝治天下塚家遭兵父  
罹慘禍彼亦人子也臣非謂諸臣之去留生死有關輕  
重但恐將來言者遂有所趨起而不敢盡煩囂雖息讜  
論亦損所謂聽言者廣者此也臣四載里居再入班行  
烽火驚心一籌莫效而終以用人聽言為今日平治之  
本故不避瑣瀆冒昧上陳

督師告廟



六月加總督三邊孫傳庭為督師總制應天鳳陽江西  
湖廣河南四川雲南等處遣官告廟曰嗣皇帝臣由檢  
敢昭告于祖宗列聖帝后曰逆寇蔓延久通誅剪比乃  
奔突豫楚躡及陵藩罪惡貫盈神人共憤爰命恭督孫  
傳庭為督師特畀專征之寄恭行槌伐之師仰冀明威  
俯垂佑助殲渠散黨成功早奏于師中討罪救民篤祐  
以對于天下非獨眇躬之席庇實偕率土以襲休謹酌  
燕遣將告廟舊制命官行禮用伸虔告先是傳庭在獄

聞傅宗龍之歿大慟上疏願勦賊自効許之

之統京營兵援豫至是加督師按傅庭忠義慷慨實心  
任事初在吏部自請辦賊在秦屢著戰功曾擒閩將高  
迎祥獻俘于朝然帝以晉人有黨疑之既命督師之命  
帝屢下諭催之出關勦賊每值召對時侍臣中有言宜  
持重者輒斥其為黨也故終致一敗殞地

行間借題取誅

六月給事中吳甘未疏言臣山居數載蒙恩詣闕沿途

聞見慘目傷心望上方懋昭賞罰用詔來者格亡賜復  
再造遺黎臣可無贅陳矣臣從南方來扼腕楚事而于  
借題護藩者不能無訛處此也荆襄數郡故東南要害  
也相繼潰陷非戰不利也非守而糧盡矢竭也非有詭  
計暗乘奸人內應出我不意攻我無備也撫道諸臣率  
護藩以去而名城一空遂使賊坐而有之嗟乎藩誰之  
藩乎天子深建親親將使藩屏帝室猝有緩急捐私倡  
義為朝廷城社民人守亦藩王職也風鶴無傳一朝委

去匿身逃法上之不能設奇振旅圖殲掃之功次之不  
能仗劍登陴效死守之義先去以為民望空城以待賊  
乘猶嘒嘒擁衛自功則是不必濠之深而堞之高也不  
必人縱虎而隊風雲也不必三年九年除戎器戒不廢  
也修練備儲明首謂何今天潢繡錯所在要區若昏預  
擬移徙一局為將來蒙飾地將維城為可留可去之人  
即名都亦可守可棄之主無端播遷反資奸人得意矣  
夫使守臣而誠獲藩也平居則啟掖德意調攝軍民俾

無欲怨地方有急則涕泣以告此皇上之守土不可失  
其出祿賜之餘勵將士向來捐家為國者皇上未嘗不  
鑒之憐之破格褒嘉寧不降心相從者若使輒奉以去  
進無以對朝廷退不保其家室真藩國罪人矣藩亦吳  
賴此臣也且功在養藩則皇上之城社民人將誰與守  
臣每痛心中外多故仰屋焦勞餉日增而兵轉匱兵日  
練而賊將橫總由收弊相沿躲閃甚巧務為恢張之聲  
究無尺寸之積有一題焉可借以掩罪為功則相率效

之而事功愈不可問今行間借題非止一端乃借之美  
大其名顛倒功罪為將來害方大者則無逾于此夫是  
非不分則功罪不著功罪不著則賞可倖違罰可倖免  
驅敵蕩寇將復何時故因王永祚等而申言之惟皇上  
亟章大法懲往毖來敕令司勅按者以聞警疾馳急王  
患難為功司守禦者以殫力同國免王顛越為功餘皆  
無所逃罪戾象仰副陛下親親至意不至因建藩而反  
付皇上疆土于一擲也

捐恤災荒

六月諭朕以眇躬祇應天命嗣守鴻業十六載于茲宵  
旰圖迴惟弗克肩荷是懼慨自畿南山左一帶極目邱  
墟荼毒可憫至流賊原戎赤子殤命衝行連陷藩封震  
驚陵寢豫楚江北幸被光殘重以天災洊告蝗旱頻仍  
奸吏貪官專工括克橫徵暴賦不顧凋疲以致禍結兵  
連邊腹交困老羸轉于溝壑丁壯耗于干戈萬姓何辜  
遭此異慘皆朕不德所致也掄躬內省憂悼良深是用

深自創艾嘉興海內更始特下罪己之詔以救發政之  
仁念加汰賦重久應蠲除時屬用兵勢非得已除河南  
五府被陷地方已經蠲免外今將省直殘破府衛州縣  
自十六年為始一切三餉各項錢糧蠲免二年未經殘  
破而村落灰燼可憐者該撫按仍確察分別差等速奏  
以憑酌量蠲緩又念向未每煩恩詔雖經榜示而官貧  
蠹弊重派私徵蚩蚩小道豈盡能曉該撫按榜示即行  
科布分給各府州縣坊里人等及衛所官旗各一章如



有滕潤前弊聽被害人等登聞鼓行擊兇加等正罪其  
餘各地方官通要勸課農桑招未流徙革禁耗羨寬恤  
征徭務使窮民均沾惠育百爾有位都着洗心易慮協  
力分憂各殫極救之方共挽艱難之運庶幾寡昧賴道  
懋尤所有應蠲免地方錢糧條列于後於戲萬方罪在  
朕躬敢忘馭朽之懼群黎禍為爾德宜禘解懸之恩惟  
本固則邦寧亦內安而外靜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奉先雷震

六月二十二日雷震奉先殿是夜大雷雨看守奉先殿  
內侍見殿中滿地火光響聲冲殿脊而出殿東歛吻損  
壞帝次日親行祭慰下諭引咎

核奉禧例

六月刑科都給事中徐水澤疏竊照本朝著臣工所以  
代而對而陳其衷悃也一經聖斷大政大法于是寄焉  
事蒸重也臣于辛未觀政戶部猶見紅本發下各部司  
官輪流候接日當晡時內臣捧至會極門東廡各官雁

行序立挨次接領體統嚴肅制甚稱善及臣蒙恩拔置  
掖垣事猶如故適因機務殷繁發無定時于是六曹不  
復接本或早或暮但憑會極門內臣發之錦衣直房散  
與各垣吏役遂失當年之制臣按祖宗朝凡紅本發科  
猶必令部堂二員親至垣中畫本尾署小印所以防奸  
杜弊如此其嚴也况未到科之前收受一憑下役非所  
以重王言而尊典制也伏望聖明亟賜察復臣並有請  
者皇上勵精圖治寒暑罔渝凡係緊要本章無不朝工

夕報亦有不能即奉綸音者或以事體稍緩無妨徐發  
但拜疏之人計日而教齋奏之使延頸以望時日稍稽  
妄生揣臆當此中外多艱正煩臣工進勉教職倘因此  
而署位開因循之漸事體生叢脞之端仍以社稷之憂  
獨貽君父臣所鯁鯁過計也况天下事無大小以敬心  
持之則小者亦大事無緩急以精力圖之則緩者亦急  
此大易所以重行健而欲自強不息也並望聖明俯納  
施行得旨各部司官接本併部堂到科畫本原有舊規

如何竟廢着察議具奏據稱紅本收發一憑下役殊非  
典制今當何法傳接併議妥奏未本內敬心持之行健  
不息等語說的是知道了該部知道

### 議行鈔法

六月祠城生員蔣臣保舉到京言宜行鈔法且云歲造  
三千萬貫一貫直一金歲可得金三千萬兩而戶工侍  
郎王鰲永專管鈔錢亦以鈔為必可用且言初年造三  
千萬貫可代加派二千餘萬以弼窮民此後歲造五千

萬貫可得五十萬金所入既多將金與土同價除免加  
派外每省直數百萬貫分給地方各官以佐養廉之需  
其言甚美然實不可行也帝特設內寶鈔局晝夜督造  
募商發賣而一貫擬當一金無肯應者鰲永請每貫蠲  
三分止當九錢七分京商騷然紬緞各鋪皆裹篋而去  
內閣言民雖愚誰肯以一金買一張紙帝曰高皇帝時  
如何偏行內閣對言高皇帝似亦以神道設教當時只  
賞賜及折俸用鈔其餘兵餉亦不曾用帝曰正要法嚴

對曰徒法亦難行因言民窮財已極且宜安靜其語頗多然上已決意行之及內寶鈔局言造鈔宜用桑穰二百萬斤舊例採取北直山東河南浙江諸處分遣各瑣催督內浙江杭嘉湖三府桑穰價銀戶部請以北新闕稅銀二萬抵之閩臣擬旨採取擾累且闕稅例當解京不准留又五城御史言鈔匠除現在五百人外尚欠二千五百名五城勾攝多未學習議于歲內八府州縣多方勾解閩臣亦擬不許帝不憚俱發改票

閩揭竊惟古者以錢代金宋末以鈔代錢鈔法盡行為利甚大而鈔虛錢實頗有不同蔣臣以宋之交子會子謂之錢引即今民間會票是也然宋時是一貫至十貫凡五等曰大鈔一百至七百凡五等曰小鈔元時以十計者四等以百計者三等以貫計者二等非不多方廣布而亦不能久惟聖祖時制法甚精立法甚嚴當時軍國賞賜諸費皆取給焉而後始漸輕也伏請御批務要有益軍國可行可久又于部議推行一款宜加嚴明臣



等竊見會典及律例所載鈔法似已詳盡總以嚴偽造  
禁阻壞五界法信倒換為主至有司之貪羨抑勒撫按  
三尺自在耳惟今當久廢之後驟欲督之行使恐愚民  
不可慮始擬法亦難自行聖諭所謂如何通行如何更  
換業已洞悉其端委矣蔣臣持論雖堅臣等實未見其  
必然之效倘萬不得已或且試之京師于凡百官廩俸  
軍匠月糧以鈔兼行俾民間有鈔可行而一切刑稅課  
程贓罰納鈔悉與收受使知用鈔之利俟上下通行耳

日相習而後推之天下或亦變通宜民之一道乎容臣  
約計臣并蔣臣到閩詳細商確聽其自行回奏外謹先  
擬宗呈進未知當否伏候聖裁

御史白抱一疏言竊惟今天下處處用兵處處需餉則  
生財為今日第一皇上慮地方殫若閭閻匱竭特下制  
鈔之令以濟時事之艱慮非不周而意非不善大小臣  
工自當遵行惟謹何敢復生異議然職按度時勢實有  
難以驟舉敢備為我皇上陳之從來鈔法與錢法相別

而行今出銅地方如兩廣川陝河南等處見遺寇患則銅鉛勢不能辦雲貴諸處道路梗阻即有銅亦無路可達銅既不足則鼓鑄萬萬不能况溢鼓鑄窮則錢法且不能遍布域中而真以易溢爛之楮幣令通行無滯誰其信之此其不可行者一且鈔完必領之州縣令小民輸銀自領然後或交易或納稅始可上下流通竊思小民納價買鈔又復輸鈔作銀更胥勒索轉折之間不無虧折彼以銀輸官何等直捷小民不思為便徒首樂此

轉折于此其不可行者二且奉行之際有司賢者工體  
國法下順民情委曲調停猶不為害如遇不肖借口功  
令以威離民強其所難小民既不甘受必生忿怒激而  
成變為害不小此其不可行者三且祖宗朝雖云製鈔  
然行之未久今二百餘年百姓正知銀錢為重蓄貯行  
使皆是此物一旦易鈔而與銀錢並重在皇上曰尊祖  
制在愚民 非常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此其不可行者  
四至于皇上制鈔原欲通行天下始小獲微息今南北

俱大盜豎諾則行鈔地方亦似無幾既不能遍及其利  
息似亦微少當此庫藏匱竭之際先費二三十萬金錢  
造此不能通行之鈔未收難必之利先費現在之金何  
若留此金錢濟目前急需之為得計乎此其不可行者  
五且生財之道前人無慮不經弄畫使此鈔行之永久  
前人必有先符我心者何至今日始議舉行也臣豈不  
知計臣為國苦心皇上生財睿慮臣揆時勢實實見其  
難以驟行如此伏祈皇上勅部與司臣蔣臣從長再議

暫停目前侯寇患平息小民豐樂然後舉未晚

劄督罪狀

六月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雷頌祚疏言臣因范志完  
縱兵滋掠具有前疏即蒙先德州增兵之請又請兵部  
聞見着以從公察奏時因戎馬在郊聖明殷憂不敢積  
奏五月望後始聞救寧舉手加額慶陛下稍釋宵旰臣  
未見兵部所察所奏為公與否但志完貪黷重賂覬附  
望華為之先入桃李門人仰鼻息狐跡如臣亦惟聽彼

顛倒而已謹遵明旨開發前疏為我陛下——言之夫  
悉完兩年僉事遽陟督師不聞知兵善將戰功守功徒  
恃歷任貪婪之物賄買躑陞非有大黨何以至是方酋  
兵攻德不下去去陷臨清越五日志完始至聞後股破景  
懼欲避入德城福下三鼓約臣而商臣未之允乃托德  
州大帥及僑寓詞臣代彼轉屬一為謝陞因避兵出居  
城外衆臣開門放汲于河岸互設一為方拱乾同完晤  
臣于南城古廟臣俱各以援兵非守塚之用督師非入

城之官不聞薊州之陷由于兵丁內潰乎聞州軍民所  
共聞見不敢掩者此臣所謂目覩最真也若夫座師當  
朝罔利代庖炙手有燎原之勢片語操生死之權玉帶  
明珠懸作布賣撫鎮之國子部堂臺省半屬頓指氣使  
之私入止知權臣不知君父稱功頌德遍于班聯君前  
臣名通廢常禮大壞祖宗封疆濁亂天下風俗臣私悲  
隱痛不忍見陛下以周召待大臣而大臣以嚴嵩辭國  
觀自待此臣所謂感憤觸忌也語云犯工干主其罪可



敢乘忤權臣禍在不測外臣小吏已榜孤踪不言不敢  
盡言不敢感陛下虛懷俯納及越千古故不避首輔周  
廷儒與舉國媚附之時局略進一言至于中樞主計皆  
喜虛文請餉必餽常例此數十年相沿銅習通天下所  
共知之大弊發餉萬金必扣三千長安故有餉不出京  
之謠外之糧儲管倉總兵鎮將另有書帕折馬餽送新  
練餉司視其厚薄以為進退多寡比比皆然難以枚舉  
祇如餉庫書辦頂首役價動至萬金非索書例何以厚

售至此近如李邦典事其明徵也兵部則推陞有估缺  
之價叙功憑孔方為優又不止于常例者一則木偶昏  
貪聽司官吏書作弊一則深拊長跽丐科道閣部免叅  
有警惟以添撫添督卸脫諉推問兵而萬名不得千名  
之用問餉而入孔全無出孔之稽今日議設屯撫明日  
議添屯廳徒為破甑燃灰之巧圖何有金城棗祗之實  
着臣所謂皆喜虛文請餉必餽常例也遵旨具奏毫不  
敢隱伏乞陛下憐臣孤踪先賜褫革以謝權奸至臣所

請增兵與前所請新餉亦祈勅下山東撫按早設題覆  
為善後計毋令後來道臣過警而嘆無米掣肘也

繫迷二輔

七月御中左門召內閣三法司堂上官刑科掌印官提  
罪贖范志完與雷顯祚實對帝問顯祚前劾范志完縱  
兵淫掠又以金銀行賄是實的歷顯祚奏俱是實的又  
問爾所言稱功頌德徧于班聯者誰也演祚對周延儒  
招權納賄如起廢清獄蠲租自以為功考選科道盡收

門下凡求總兵巡撫必先通賄幕客董心葵然後得之  
帝怒即命逮心葵又問志完鞍馬何所餽志完對無其  
事願祚與吳姓同黨是姓呼他叅臣帝聞黨字怒解又  
問遂誰與吳姓為黨志完對朝臣一半是周延儒之黨  
一半是吳姓之黨兩家不和因連累及于臣上乃喚刑  
科都給事中孫承澤問志完說的是麼承澤對今日皇  
上面記志完只因其行賄縱敵如其情真自有朝廷大  
法豈是論黨之時志完曰孫承澤與吳姓同黨前因殺

馬成名抄恭臣也是吳姓叫他做的上微笑承澤曰皇  
上問臣臣不敢不正對志完敢在上前肆口撒潑有同  
布棍望上自有鑒裁上命之起問志完避兵逗留之罪  
志完對在大王庄與副總兵賈芳名對敵棄大風敗之  
上怒大聲斥其妄喚大理寺卿吳履中前在天津察視  
所聞云何履中對如續祚言上曰趙亮祚亦逗留但恭  
志完何以服之并連亮祚辭敏忠喚錦衣衛駱養性命  
差的當官校取周廷儒吳姓星夜來京候問

儲蓄造才

六月給事中李清疏言臣聞帝王義克威勝不廢征討  
要在慎擇將帥而已然自古難言之是以臨敵制勝當  
險決機獨兵事變化萬端智勇所發恒出意外按圖索  
驥設何容易惟是求之有方儲之有素庶幾郅林所恤  
喬木必繁歐陽所銘干將必就則豫備之法貴吾耳皇  
工拊解思將不異千金買骨之殷勤又數年前曾詔取  
先臣高拱儲造材疏嘉其言之可採乃令兵部未息督

撫兵備皇皇之才不能不感拱言切當而惜未詳確施行也拱之言曰兵係專家之學宜豫養以待用法當以兵部始以有智謀才力者選充之如遇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補遇邊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遇總督缺即以巡撫補又添設侍郎二員協理部事如遇巡邊闕缺總督不煩假借那移即以其人往而與總督共候尚書之缺此其言之最簡切者矣乃邇年以來添設未嘗不備員樞屬未始不重選一臨遣方推用何竟寂

家宣拱言獨見止于聖明而達臣多自號良醫不錄古  
方為可用抑雖用而調製增減終以已意變更是猶三  
年之艾不畜而卒七年之病瘳也臣謂外之邊才散于  
推知等官內之邊才散于京師等衙門而總以兵部為  
聚數誠于推知內搜樞曹則或以擇邊推或因禦馳推  
又或因修城隍練土著實有成效者權要使樞曹數十  
員果富于儲是則邊方兵備之才于此一大聚矣誠于  
京師內覓佐樞則或從現任拔或從棄廢拔又或從內



造之藩臬郡守確有強幹者拔要使侍郎教員或精于  
擇是則邊方督撫之才又于此一大聚矣伏乞皇上明  
詔群臣精選銓除實註薦舉之人大書屏座異日有功  
必同賞有罪必同罰則樞曹得人何憂邊方兵備乏人  
兼之添設侍郎及邊方兵備得人又何憂邊方督撫乏  
人故兵部真邊才之專門而京卿則僅邊才之一途也  
今者除禮部一席專取詞林外若吏戶若刑工俱于京  
卿內除用而稍益奉明旨必才堪節鉞方陞京堂蓋欲

人人庶李麟白廣搜邊才于夾袋而奈何以兵部之專  
門反蒙虎皮于羊質則又安取乎兵而名之者也臣見  
邇年行取如推其識膽兼優表表封疆者多置之臺省  
又或暫寄兵部旋移授臺省則是為入擇官非為官擇  
人也獨奈何不為推會計收據平之功乎甚至巧借如  
兵以梯榮顯既膺節鉞思避險阻則借彈射托事端洋  
洋翔去而其最貪鄙無賴者又不憚以身名徇富貴一  
旦封疆事誤戮身敗名六韜三畧之誇設徒供五刑三

就之罪案天下事尚忍言哉臣願皇上特勅吏兵二部  
及今合志查慮以聚才樞部如謂樞部異日出虛巖壘  
有躬親鋒鏑之苦而樞曹又與臺省體勢殊異則阻酌  
高拱未盡之言為特示優厚之典錦衣世廕非係督撫  
敵愾奇功無以他途昇而凡行取卓異諸臣選入樞曹  
者一應在京體貌同詞臣臺省而陞遣又視他部獨優  
行見皇上意向所在即為功名使天下才知之士咸鼓  
舞奔走于樞部如是而後有邊方督撫及兵脩道缺員

猶敷乏才補用是必吏部陽借其名而違其實又必吏部始用于此而滯移于彼向何以錯管茲何以規避皇上但一按籍詰問均無辭以逃罪矣

### 遇災修省

八月京師大疫死者相籍內發銀一千兩令太醫院分城治病民又發銀二萬兩令五城御史收殮亡者下諭部院曰逆來災變頻仍兵火之後繼以病疫傷亡甚慘朕與諸臣方拯救挽回以副承天意凡令失事各案速

行回結戰守有功速行察叙朕在宮中已久服澣濯之衣今于日用膳品減去一半各宮俱減去十分之四宮女內員早飯減去十分之三各衙門有可節省者照此推行其選嬪御一事停止至于大小臣工或居官不職或婪酷橫行道着痛加劾艾不得徒事修者虛文

賦役逃亡

九月京東毛田總理周應期疏言各道所報有一邑荒至千五百頃有過邑不滿千頃而荒六七百頃者細詢

其故半為積逋所驅半為雜差所苦而雜差中如驛馬  
俵馬芝麻棉花絨等為更苦富者傾背以買免貧者連  
役而逋逃即日懸募墾之令何益哉畿輔根本之地天  
下所視以為安危也皇上惻念殘地蠲錢糧二年則內  
庫之芝麻棉花絨皆在免中矣與其發帑而勸耕不若使  
民自為耕為長策與其避逃而招集不若先寬其役而  
無逃為至恩詔下所司

秦省之變

九月督師孫傳庭自潼關移師河南以副總兵高傑將  
降丁為中軍總兵牛成虎副將盧光祖為前鋒秦翼明  
出商洛為犄角總兵王定官撫民率 寧二鎮兵為後  
勁會河南總兵丁從善陳永福合兵洛陽之下池寨左  
良玉以兵自九江赴汝寧移死洛軍聲大震李自成自  
襄陽來拒敵敗之奔汝州師次汝州偽都尉李養純來  
降所失各縣甯豐郟縣俱復適大雨連旬兵飢而譁降  
賊李際遇陰通賊賊率精騎大至薄官軍甫接戰賊伏

兵四起官軍大敗傅庭同高傑引兵西走賊追四百里  
至孟津官軍死亡四萬餘人闖賊第一隻虎名李過以  
督師大蠶給守關者乘間突入李自成自種關後夾攻  
官軍潰督師退屯渭南賊攻渭南陷屠之白廣恩降夫  
督師所在賊進攻西安省兵盡隨督師止川兵三百人  
三日而陷巡撫馮師孔死之按察司黃綱指揮崔爾達  
知縣吳從義秦府長史章世綱俱死之李自成據秦王  
府偽授秦王存樞權將軍



考選庶常

十月諭吏禮二部考館大典必文行兼優方許入選着  
各省直九卿翰林科道將同鄉進士舉其年力四十以  
下德器凝重文學優長者限三日內從公開送過部彙  
奏不許徇私如有營競濫開所舉非人察出究處該衙  
門仍詳加照檢秉公酌定正副進覽以憑鑒裁特諭  
先是工部尚書范景文請增北直館額謂南直館額四  
人兩京並重北直宜增一人允之

秦中總督

十月諭吏部都察院秦中賊勢孔棘援勦方殷監軍御史不可不設霍達屢以才畧推舉且係秦人着同督撫余應桂等星馳前去調集各鎮兵馬催督餉糧稽核功罪鼓勵鄉勇收用廢將聯絡秦中官紳士民刻期蕩掃有功破格陞歷給勅印該衙門作速撰給

十一月初三日帝御皇極門朝畢退坐門內召輔臣府部院及叅督余應桂監軍御史霍達入對中左門帝用

金帛煖耳天煖去之諸臣皆脫去行禮畢呼秦督余應  
桂過跪帝曰逆寇入秦特命爾及監軍前往早平狂寇  
早安萬民總督事權原重各造撫鎮俱聽爾調度一切  
設措錢糧招用廢將鼓舞鄉勇有真勦然後有真撫有  
好將自有好有司自有好良善百姓在爾實心去做應  
桂再三難之言闕已入關州縣瓦解所發臣兵三萬及  
糧餉尚無實着陝西既為賊蹂躪又以假仁義惑之本  
地餉如何追徵將來所撥川餉亦隔省為稅帝呼戶臣

倪元璐過皖曰該督說有餉方有兵原是該部何以應  
之元璐奏河北懷慶見貯有餉銀十五萬據蘄京說孫  
傳庭要支去不知已支幾何又司官劉邦弼催到十萬  
又剩存五萬昨歲皇上已先撥蒸督十二萬秦中餉原  
額七十餘萬如西安已破此銀難徵如未破憑該督設  
法督催接濟應桂奏催徵已難只有山西就近可以接  
濟求皇上先撥十萬與臣臣到彼順帶入蒸元璐奏山  
西近京外解不至只有此項可濟邊需不敢輕許帝曰

也要撥些與他應桂討舊保鎮姜瓖鎮薛敏忠二人  
 皆秦人各有家丁不允呼霍達過跪命作速前去達奏  
 如西安尚在臣從蒲州過河一日一夜可到省城但恐  
 西安不保事體就難據按臣金毓峒承差報孫傳庭先  
 在潼關外七里鋪割營白廣恩高傑二人皆戰將初勝  
 賊後又退割二里地扼險自守及不能支方退入關賊  
 滿山而來破城入關傳庭不知下落按臣東走撫臣馮  
 師孔西走關中一箭未知存亡如有兵有餉臣不惜一

死以報皇上無兵無餉空死無濟因慟哭伏地上許其  
熟練地形實心任事令他諮詢事理盡心去做令發應  
桂銀花銀牌及紵絹等項為犒賞將士之用又發御馬  
監馬數十匹與二人賜茶餅叩謝而出時關賊已入關  
乃推秦督無肯行者帝謂罪廢諸臣廷臣多以知兵舉  
之破格赦罪起用何故欲推督撫便若無人意蓋指張  
鳳翔也部中不得已以應桂推上然實非邊才行至山  
西徬徨河干竟不敢過遂令部另推乃以李化熙請化

熙與交代竟回山東從此秦無督矣

降將先見

十一月總兵高傑在渭南為李自成所敗渡河而南時  
自成命賊將田斌守西安自往三邊俟三邊定直窺京  
師高傑于軍中遣人上書言關賊以數十萬眾謀犯京  
師關係重大急宜策協調吳三桂統遼兵王永吉統薊  
兵控禦真係調宣大陽和兵扼居庸滌荆再命左良玉  
出荆襄入南洛以掣其後賊必不敢長驅也疏下部

議開膠萊河

十二月諭工部前議開膠萊河以通海運曾否動工其  
戶部所發及河工銀曾否支用著即察奏昨計臣倪元  
璐奏文登開養魚池為通漕便道係賀王盛所議是否  
可行即著王盛前去詳悉勘明從長確議速奏特諭

晉省之變

十二月賊李自成破三邊將東窺山西晉王有移地逃  
避之意下諭飭之曰逆寇入關迫切三晉王世鎮北土



正宜鼓倡忠義聯合人心固守累世之封弘著維城之  
義比據其定巡按官奏稱王有移地避寇之意雖係傳  
聞語不足信然近日豫楚各藩多有棄城先去流離困  
頓可為前車朕方奉祖宗家法以國法議之必不敢輕  
怒也王其捐貲饗士堅守社稷武鞏桐封朕將屢飭督  
撫各官協力保障必無他虞倘或輕率妄動自取咎愆  
悔之晚矣王其慎之教敕未幾李自成渡河而東破河  
津平陽知府張嶙然降遂至太原正月李自成率敗攻

城甚力巡撫蔡懋德率民軍百法守之矢石傷賊甚衆  
忽城中東南角樓砲裂焚燬風靈陡作守城將張雄為  
賊內應賊入城懋德死之晉王降賊隨賊北來